



爱玛

EMMA

简·奥斯丁 | 英 |

张经浩 译



中国出版集团
中译出版社

爱玛

EMMA



简·奥斯丁 | 英 |

张经浩 译

中国出版集团
中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爱玛 / (英) 奥斯丁著; 张经浩译. —北京: 中译出版社, 2015.9
ISBN 978- 7- 5001- 4280- 5

I. ①爱… II. ①奥… ②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英国—近代
IV. ①I561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223112号

出版发行: 中译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甲4号物华大厦6层

电 话: (010) 68359376; 68359827 (发行部); 68357328 (编辑部)

传 真: (010) 68357870

邮 编: 100044

电子邮箱: book@ctph.com.cn

网 址: <http://www.ctph.com.cn>

总 策 划: 张高里

策划编辑: 于建军 温晓芳

责任编辑: 温晓芳

装帧设计: 单 勇

排 版: 杰瑞腾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

印 刷: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规 格: 880mm×1230mm 1/32

印 张: 12

字 数: 280千字

版 次: 2016年1月第1版

印 次: 2016年1月第1次

ISBN 978- 7- 5001- 4280- 5

定价: 39.8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中 译 出 版 社

目 录 译 序	003
-----------	-----

第 一 卷	007
-------	-----

第 二 卷	123
-------	-----

第 三 卷	251
-------	-----

爱 玛

EMMA



简·奥斯丁 | 英 |

张经浩 译

中国出版集团
中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爱玛 / (英) 奥斯丁著; 张经浩译. —北京: 中译出版社, 2015.9
ISBN 978- 7- 5001- 4280- 5

I. ①爱… II. ①奥… ②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英国—近代
IV. ①I561. 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223112号

出版发行: 中译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甲4号物华大厦6层

电 话: (010) 68359376; 68359827 (发行部); 68357328 (编辑部)

传 真: (010) 68357870

邮 编: 100044

电子邮箱: book@ctph.com.cn

网 址: <http://www.ctph.com.cn>

总 策 划: 张高里

策划编辑: 于建军 温晓芳

责任编辑: 温晓芳

装帧设计: 单 勇

排 版: 杰瑞腾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

印 刷: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规 格: 880mm×1230mm 1/32

印 张: 12

字 数: 280千字

版 次: 2016年1月第1版

印 次: 2016年1月第1次

ISBN 978- 7- 5001- 4280- 5

定价: 39.8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中 译 出 版 社



| 译序 |

英国有两位古典小说家在当代世界仍有广泛读者，一位是狄更斯，另一位是奥斯丁。

中国现在确有许多读者仍爱看这两位作家的作品，特别是女性读者，几乎都知道英国女作家简·奥斯丁的《傲慢与偏见》。奥斯丁六部小说中，该书流传最广，经两百年而不衰，实属不易。

但是，国外的评论家普遍认为，奥斯丁写得最好的小说是《爱玛》。

这位女作家的六部小说都写年轻姑娘的婚姻，五部小说中她们的出嫁都有赖于家境，家境不佳者前景也不佳。《爱玛》一书却不同，女主人公爱玛·伍德豪斯成就其婚姻与家境无多大关系，虽然她父亲是她居住的小镇的首富。

《爱玛》的开篇段是：爱玛·伍德豪斯是个得天独厚的人，又美丽，又聪明，又有钱，不但家里生活舒适，而且性情开朗。她快满二十一岁了，一直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。

这位小姐因为得天独厚，无忧无虑，也就自负，结果干了一件又一件荒唐事。

她不想结婚，却偏偏爱撮合别人。天天相处的朋友和家庭教师泰勒小姐结婚后，她认识了年仅十七岁的私生女哈里特。想到泰勒小姐因她牵线而出嫁，她认为自己有能力再做好事。见哈里特漂亮可爱，她觉得她该嫁一位有身份有地位的人。其实，哈里特已为一个名叫罗伯特·马丁的庄稼人看中，而哈里特对马丁也很有好感。尽管马丁人好，也不差钱，但爱玛认为，马丁是庄稼人，配不上哈里特。她挖空心思把哈里特与年轻牧师埃尔顿往一块凑，却不知，埃尔顿压根就瞧不起哈里特，倒一心在打她爱玛的主意。爱玛知道埃尔顿的真实意图后，又尴尬又气恼。埃尔顿不久娶了个富商的女儿，夫妻俩有机会就企图使爱玛难堪。

爱玛并未从埃尔顿的事吸取教训，又想让哈里特与泰勒小姐的继子、富有而帅气的弗兰克·邱吉尔结缘。谁知再次打错算盘，弗兰克·邱吉尔早已与漂亮且温文尔雅的简·费尔法克斯小姐定了终身。

爱玛不断凭主观臆想胡来，她的表哥乔治·奈特利却在一旁看得一清二楚。他苦心规劝爱玛，但爱玛不以为然，听不进去。后来，到眼见哈里特与弗兰克也配不成对时，爱玛突然怀疑哈里特看上了奈特利，心中竟然感到一阵阵酸溜溜。她发现自己已无形中堕入情网，爱上了乔治·奈特利，而乔治·奈特利也爱她，对她的批评其实是对她真心的爱。她也意识到自己犯下了一系列错误，不该乱点鸳鸯谱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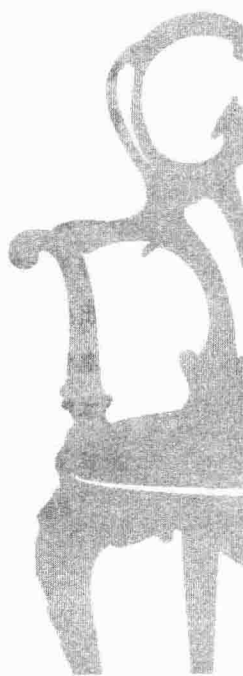
《爱玛》以大团圆结束。爱玛与奈特利、丘吉尔与费尔法克斯、哈里特与马丁都喜结连理。

外国评论家把《爱玛》视为奥斯丁最优秀的小说不无道理。简·奥斯丁的小说以平凡琐碎的事为题材，却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，《爱玛》一书正是她这种才能的典型体现。全书没有一个惊心动魄的场面，仅描写了她那个时代一个小镇上的日常生活小事，但结构严谨，情节曲折，文笔细腻，语言幽默，悬念迭现，妙趣横生，各种人物跃然纸上。

译者译的《爱玛》最早发表于一九八四年。一九八九年，《中国翻译》第2期刊登过拙译与另外一位译者译本的选段，并附英文原文，供读者比较。一九九五年，《中国翻译》第2期对拙译做过肯定评价。一九九六年与一九九七年，台湾有两家出版社使用过一九八四年的版本。然而，译者对这个版本其实心存遗憾，因为它与译者的原稿很多处并不一样，存在译者一贯反对的翻译腔。一九九八年，长春文艺出版社出版译者的第二个版本，还原了译者的原稿。此后三家出版社出版的版本均与长春的版本一致。现在蒙中译出版社垂青，保持了译稿原样的版本能再次与读者见面，译者不胜欣慰。知我罪我，唯在读者。

张经浩

二〇一五年六月于上海



| 第一卷 |



第一章

爱玛·伍德豪斯简直是个得天独厚的人，又美丽，又聪明，又有钱，不但家里生活舒适，而且性情开朗。她快满二十一岁了，一直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。

她父亲再慈祥不过，对女儿百依百顺，而她又是一对千金小姐中小的一个。姐姐出嫁后，她小小年纪就成了一家之主。她母亲去世很早，对母亲的爱抚，她的印象早已模糊了，可是她的家庭教师是个贤德女人，待她如同慈母。

泰勒小姐到伍德豪斯先生家已有十六个年头，与其说是他家的家庭教师，还不如说是他家的朋友。她把一对千金看成了宝贝，尤其喜欢爱玛。她们两人亲密无间，胜过亲姐妹。她秉性温和，即使在名义上还是家庭教师时，也从未摆过任何威严。由于她们早就没有了师生关系，便一直像贴心朋友一样相处，爱玛要做什么事尽可听便。她对泰勒小姐的意见是很尊重的，但办起事来主要依自己的主张。

如果说爱玛真有美中不足，那要算她的任性和对自己估计偏高。本来这两个缺点会给她带来许多不快，不过目前情况并不严重，根本就说不上是她的不幸。

后来终于发生了一件事，虽不至于使她忍受不了，但确实使她有些难过。泰勒小姐结婚了！由于失去了泰勒小姐，她第一次尝到了伤感的滋味。在这位好友结婚的那天，爱玛破天荒第一次闷闷不乐地坐着。婚礼完毕后，新娘新郎走了，餐桌边吃饭的只剩下父女俩，不能指望再有第三个人来消磨这漫长的夜晚。吃过晚饭，她父亲像往常一样安然入睡，她只得呆呆坐着，怅然若失。



这件事对她朋友来说，无论怎样看都是一件喜事。韦斯顿先生人品难得，广有钱财，年纪相当，待人热情。爱玛待朋友素来慷慨无私，为促成这门亲事一直尽心竭力，当然甚为得意，可是她因此自找了苦吃。泰勒小姐一走，她每天将无时无刻不感到空虚。从五岁起泰勒小姐就教她，领她玩；她幼时多病，全靠泰勒小姐精心照料；当她身体好时，为了使她过得快活，泰勒小姐费了不少心血：往日的这些好处，十六年的这段情谊，她难以忘怀。想到这一点，感激之情是不用说的。伊莎贝拉出嫁后，就剩下她们两人。七年来她们平等相处，不分彼此。想到这一点，她不胜留恋。泰勒小姐聪明，有见识，能干，有涵养，对一家人的性格了如指掌，无论什么事都肯操一份心，对她更不用说，一切都顺着她的心意，这样的朋友和伙伴可谓难得。她认为她是一个可以推心置腹的人，一个真心爱她、无可非议的人。

她怎样来忍受这一变化呢？诚然，韦斯顿家离她家不过半英里，但是爱玛心里明白，住在家里的泰勒小姐变成了半英里外的韦斯顿太太，这非同小可。尽管她聪明漂亮，家境又好，现在仍不免要受心灵空虚之苦。她非常爱她父亲，但父亲当不了伴侣，无论说正经话或闲谈，他都合不了她的心意。

伍德豪斯先生结婚晚，父女年龄悬殊，加上他身体和生活习惯的关系，更不易气味相投。他的健康状况一直不佳，很少劳神费力，没等上年纪就已暮气沉沉。无论走到哪里，别人虽都喜欢他心肠好、脾气好，可是谁也没有夸过他天分高。

爱玛的姐姐出嫁后离家并不远，住在伦敦，只隔着十六英里，但不能每天来往。十月和十一月夜晚长，爱玛只得在哈特菲尔德慢慢打熬时间，要等到过圣诞节，伊莎贝拉两口子带着孩子来时，家里才会热闹起来，才有人跟她说说笑笑。

海伯里村地盘大，人口多，几乎算得上一个镇。哈特菲尔德虽有单独的草地、树林和地名，实际上也在村子的范围内。偏偏在这样大

的一个村子里，没有与她情投意合的人。伍德豪斯家在这里是首屈一指的人家，人人仰慕。她父亲对谁都客气，因此她在本地认识的人不少。只可惜在这些人中没有一个比得上泰勒小姐，连相处半天也难。面对这个不幸的变化，爱玛哪能不唉声叹气，想入非非？直到她父亲醒了，她才振作起来，他的精神需要安慰。他神经脆弱，易于伤感，对于相处日久的人，无论谁他都喜欢，最不愿与他们分离，恨不得天天在一起。女孩儿成婚势必离家，每次遇到这种事他总是不痛快。尽管他女儿婚后琴瑟调和，他对于她的出嫁却从没有表示过满意，一说起就非常难过；现在泰勒小姐成了人家的人，他又是难舍难分。他考虑问题往往为自身设想多，为别人设想少，因此认为泰勒小姐做了一件大不应该的事，于己于他都不利，还不如一辈子待在哈特菲尔德快活。爱玛为了不使他烦恼，装得没事一般，有说有笑。可是，到吃茶点时，他再也克制不住，又说起了在吃晚饭时说过的这些话。

“可怜的泰勒小姐！我真巴不得她能回来。韦斯顿先生偏看上了她，真是没办法！”

“爸爸，我可不能跟你一样想。你知道，我不能。韦斯顿先生性格温和，仪表不凡，是百里挑一的人，正该娶个好太太。眼见泰勒小姐有个成家的机会，你总不能拉着她永远跟我们一起看我的怪脾气吧？”

“家！她那个家有什么好？这儿比她那儿要大两倍，你的脾气可从来就没有什么不好，宝贝。”

“我们可以常去看他们，他们也可以常来看我们，见面的机会有的是啊！起头的得是我们。他们是新婚，我们应该尽早去一趟。”

“天哪！我去一趟谈何容易。兰德斯那么远的路，我连一半也走不了。”

“不，爸爸，谁叫你两条腿走去？要去我们当然得坐马车。”

“马车！这几步路叫詹姆斯套个马他会不高兴。再说，到了那里马往哪儿系？”



“就系到韦斯顿先生的马厩里，爸爸。你别担心，一切都安排好了，昨天晚上我们与韦斯顿先生谈妥了。詹姆斯也不成问题，他女儿就在那里当佣人，他巴不得去兰德尔斯。要是我们想去别的地方，那他倒难说。爸爸，这件事多亏你，汉纳的那个好差事还是你给找的。要不是你提起，谁也没有想到汉纳。詹姆斯对你可感激啦！”

“这倒是我做的一桩好事，这个忙我应该帮。詹姆斯是个可怜人，我决不能亏待他。我看汉纳一定会服侍人。这姑娘懂礼貌，嘴甜，给我的印象挺好。她每次见到我时，又是行礼，又是问安，那模样很逗人喜欢。你叫她来这里做针线活时，我发现她总是轻轻打开门，从不弄得砰砰作响。不用说，她服侍人一定顶呱呱。可怜的泰勒小姐现在有个熟识的人跟在身边，也算是一大安慰。你看吧，只要詹姆斯去他女儿那边，她一定会知道我们的情况，他会一五一十告诉她。”

爱玛见她父亲情绪好一些，便引着把话一个劲往下说：为了使他消磨这一夜时光，不再想那些心酸事，她后来又出了个主意：下四六棋。棋盘摆好了，可正在这时来了客人，棋使用不着下了。

奈特利先生来了。他是个很有头脑的人，年约三十七八，与伍德豪斯先生家不但有多年的交情，而且由于是伊莎贝拉丈夫的哥哥，还多了一层亲戚关系。他住在离海伯里一英里的地方，常来常往，总被当作座上客。特别是这一次，他从伊莎贝拉家来，就更受欢迎。他在那里住了几天，晚饭时分才到家，急急忙忙又赶到海伯里捎话，说伊莎贝拉一家大小都平安。他来得正是时候，使伍德豪斯先生高兴得很。奈特利先生性格开朗，伍德豪斯先生本来就喜欢，这一次问起那“可怜的伊莎贝拉”和外孙们的情况，他又答得叫人再满意不过。后来，伍德豪斯先生感激地说：

“奈特利先生，你这么晚来看我们真不容易。恐怕夜路难走吧？”

“哪儿的话！今晚月色特别好。天一点也不冷，你把炉子烧得这么旺，我得坐远些。”

“可是路一定又脏又湿，注意别受凉。”

“不脏！你看我的鞋，一点泥也没沾。”

“这倒没想到，这里下的雨不小，吃早饭那阵特别大，足足下了半小时，我本想叫他们将婚礼改期。”

“哦，我还没问起这件喜事哩，不用说，你们一定又高兴又难过，所以我没有一进门先说恭喜。不过我想婚礼一定办得不错。都控制得住感情吗？谁哭得最厉害？”

“唉，可怜的泰勒小姐！这件事真叫人伤心。”

“泰勒小姐并不可怜，倒是你们父女俩可怜。我记挂着的是你和爱玛，不过要论单不单独过日子的话，反正人只顾到一个人总比要顾两个人强。”

“特别两个人中有一个还爱想入非非，是个惹人嫌的家伙！”爱玛开玩笑地说，“我知道，你心里就是这么想的，要是我爸爸不在，你早把这话说出来了。”

“孩子，这也没有说错呀！”伍德豪斯先生说着，叹了口气，“恐怕，有时我也爱想入非非，惹人嫌。”

“好爸爸！别以为我是在说你，也别怀疑奈特利先生是在说你。你想到哪里去了！哎，别多心！我是在说我自己。奈特利先生就爱挑我的毛病，不过也是闹着玩，纯粹是闹着玩。我们两人说起话来一直无拘无束。”

事实上，能发现爱玛·伍德豪斯缺点的人寥寥无几，而敢于当面说的只有奈特利先生一人。那些话爱玛本人就觉得不大中听，如果传到父亲耳朵里，他会更伤心。因此，她决心不让他真起疑心，知道有人并不把他当作完人。

奈特利先生说：“爱玛知道，我从不说她的奉承话，可是刚才我也没有说谁的不是。原来泰勒小姐要顾到两个人，现在只要顾到一个人，恐怕还是她上算。”



爱玛正想打圆场，就说：“对啦，你不是问起今天的婚礼吗？我给你说说吧，我们个个都是好样的。大家都准时到场，个个喜气洋洋，不但没有掉泪的，连愁眉苦脸的人也没有。这是真的，反正当时我们觉得只隔半英里，不愁没机会天天见面。”

她爸爸说话了：“不论什么事爱玛都受得了。不过，奈特利先生，泰勒小姐走了她心里确实难过。别看她现在不当回事，以后准会为她牵肠挂肚。”

爱玛把头偏过去，装作一副笑脸，其实心里真想哭出来。

“一个朝夕相处的人走了，爱玛还能不牵挂？”奈特利先生说，“不过，如果我们能想开一点，就不该像现在这样，过于舍不得她。泰勒小姐结这门亲可算是天大的福气。她年纪不算小了，当然想成个家。再说，有现成的舒服日子谁不愿过？这些事爱玛也清楚，她就不该发愁，应当高兴。泰勒小姐结了这门好亲事，做朋友的都应高兴。”

“但你忘了还有件事我应高兴，而且不是小事，”爱玛说，“他俩是我牵的线。你知道，四年前是我替他俩牵的线，当时许多人说韦斯顿先生不会再结婚了，可我牵线搭桥偏成功了，而且事实证明我做得对。单凭这一点，我心里就够宽慰了。”

奈特利先生朝她摇了摇头。她父亲带着几分疼爱，接过话说：“噢，好宝贝，你别再干那些牵线搭桥、看相算命的事了吧，你说话没有不灵的。听我的，以后再也不要为谁牵线了。”

“爸爸，我答应你不为我自己牵线，但对别人可得另一样。这是世界上最有趣的事。你看，这一次干得真漂亮！以前谁都说韦斯顿先生不会再结婚。这也难怪。他太太早死了，可照样过得舒舒服服，要不就到伦敦做买卖，要不就在这儿的朋友家玩。他不论到哪里人家都欢迎，总快快活活。说实在的，只要韦斯顿先生愿意，一年到头他哪一天都不会过孤单日子。噢，人们都认定了，韦斯顿先生不会再结婚。有的人甚至说，太太临终时，他表示了终身不娶，还有人说是他儿子